

新書

函一  
冊二  
函五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攬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

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  
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  
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  
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  
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  
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  
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  
存見於世者此耳幸卯悲卯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  
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  
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黃氏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澆澆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竝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

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旣崇祀享之禮但傅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尙多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

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間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

焉中閒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  
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  
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  
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  
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  
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  
也政尙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  
而其蘊蓄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  
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盧氏抱經堂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  
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  
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  
雕旣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  
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  
有三篇而惟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  
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  
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  
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



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諡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諡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偵到致不可讀惟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

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  
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  
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  
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  
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  
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  
在生宐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  
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證所  
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卽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  
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

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四庫全書總目

新書十卷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未無弔湘賦亦無附錄之

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贅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橐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註亦於過秦論下註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爲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以係單于顏師古註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

註引賈誼書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卽唐人所見亦足爲顯證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雜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餽釘至此其書不全眞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橐固未核其實陳氏以爲決非誼書尤非篤論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

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竝敷陳古典具有源  
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  
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  
爛棄之矣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甯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足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傅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

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十卷

新建夏獻雲校刊

卷一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潭本無也字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具潭本從史記作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襄王字衍

下云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爲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

而始皇本紀則作惠王武王潭本亦同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史記無北字

諸侯恐

懼同盟而謀弱秦

史記同作會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

潭本無之

字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

潭本君作賢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從離衡

建本作連衡非今從潭本與始皇本紀合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眾

建本脫兼字潭本燕趙作燕楚齊趙與始皇本紀同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主

史記無主字

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

始皇本紀作昭滑潭本同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

制其兵

史記朋作倫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

譚本從陳涉世家作

師

仰關而攻秦

始皇本紀作叩關譚本作扣關小司馬謂仰字是

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

遁與巡同建本尙不誤譚本則從始皇本

紀訛本作逡巡遁逃案陳涉世家但作遁逃亦誤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櫛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

史記伏作服

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譚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

笞天下

本皆作敲朴案小司馬云賈本論作搞朴今從之

威振四海南取百

粵之地

潭本作百越下同

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

陳涉世家作貫弓小司馬云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謂上弦也

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鋦

潭本鋦作鑄音義同始皇本紀作鑄鑿

鑄以爲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

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爲固

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潭本淵亦作

谿良將勁弩潭本下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潭本無寶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潭本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潭本作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

冉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潭本作而崛起與始

作俛仰又阡陌與漢潭本作率罷散率疲弊之卒潭本將

數百之眾轉而攻秦史記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合響應

潭本合下有而字

下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竝起

而亡秦族矣

潭本傑作俊又有一遂字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峭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

也

潭本不敵作非銛始皇本紀作銛銛與銛同

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

也

潭本非抗下有於字同史記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

潭本作鄉時同史記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潭本

也上有何字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潭本作挈大

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勢

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千乘之權陳涉世家作致萬乘之權

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

陳涉世家序作抑始皇本紀作招漢書同又有字潭本無

然後以

六合爲家峭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潭本作墮

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潭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亦似作仁心

過秦中

事勢司馬云

建本作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爲上篇秦

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爲下篇據此則此爲中篇明矣宋潭州所刻賈子作過秦中今依用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

句天

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政讀爲征

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

命潭本無得字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

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

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

潭本無推字之字攻字案攻字衍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潭本離作併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潭本同今案孤獨而有之卽是未知守之之道與取異兩句當

合讀今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潭本無借使秦王論上

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

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案上言始

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二世

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遽

亡此又是一意潭本從史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

雖亦可通然於上文卻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意

林引作政當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

囂新主之資也

建本作短褐今從潭本改囂囂此言潭本作替替音義同此從建本

勞民之易爲仁也

意林仁

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

庸主建本作康主訛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

振近代多用賑

字此從史記

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

潭本依史記曼天下二字建本無

卽

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

害之民

潭本作狡猾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

徐廣云壞宗廟與民史記一無此五字

更始作阿房之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



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僞竝起而上

下相遁蒙罪者眾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

卿以下至於眾庶

羣卿史記作君卿潭本同

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民危也故先王者

史記無者字

見終始之變

潭本作始終

知存

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潭本依史記作牧民之道

務在安之而已

矣

潭本矣作天屬下句與史記同

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

故曰安民可與爲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

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

潭本作身不免於戮

者正傾非也  
與史記同  
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

此從賈子  
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

潭本循  
作修繕

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

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

潭本

沛作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

潭本有大  
擾二字

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二

二疑當作貳潭本從  
史記作上或以二爲

古文上字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  
改之耳

悟潭本立下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潭本

作宗廟之祠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

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

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

不便建本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係衍文今依史

記去之又俗閒本有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

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

六字在此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之上是後人以

史記之文贅入之史記無後然困於嶮岨十字今此

有之若再入史記一段復矣潭本但全錄史

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秦雖小

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

史記作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

譚本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險作阨毋訛再餘同史記  
譚本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

譚本有也字

必退師案

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

建本作退陣案土陣字訛

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

譚本下作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俱依史記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

捋敗非也

譚本捋上有其字

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

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

潭本無謀遠二字

然所以不

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

拂與弼同潭本無也字

忠

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

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

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

史記無臣字潭本同

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

法設刑而天下治

飾讀爲飾

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

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

怨而海內叛矣

潭本怨下有望字

故周王序得其道

史記作五序小

司馬云賈誼書五作王今建潭本皆相合千餘載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

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

不忘後之師也

潭本後下有潭本有事字

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

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因時

因史記作有潭本作應

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

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

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

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其私人建本是偏字潭本作徧案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今俗間本竝作徧非也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

不能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十九字不成文理是後人妄竄

入當黃帝曰日中必建本訛加竹漢書加艸作斐案顏氏家訓引賈誼策作斐

潭本正相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

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夫以豈可得也十六字不成文理今從潭本削去

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尙憚建本作常憚非又此下當有脫文建潭本皆有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爲已二十二字建本又有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爲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藉也竊爲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畱計焉五十一字俗閒本略相同細審皆是後人妄竄大半不成文理當削無疑

數甯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潭本二上無者字

可爲長大息者六大息者歎息之大也俗閒本作太息非若其他倍理

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



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  
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  
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難

然同建本作燠  
誤今從潭本

因謂之安偷安者

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

篇中多爲後人  
取漢書之文而

敷演之致多冗長其文理尙可通者今亦姑不刊削  
至如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句內又嵌令  
以數日之間六字於令臣之上又陛下試擇  
焉下又贅何甚傷哉四字皆不成文理去之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  
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  
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  
怪矣怪一本作怪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

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

業握危勢

摻古多用以代操字或云避魏祖名改潭本作操

若今之賢也明

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

又將誰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

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忠

漢書

使爲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膈合此橫隔一段於中殊不倫又自此以下多好用耳

字因字亦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因諸侯

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大

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

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爲可以益壽

見晏子雜下篇舊本爲字

在神字上誤

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

繼緜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

是當爲足穀食

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百年也建本固作固訛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爲明帝沒則爲

明神建本作因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潭本亦作股肱明臣案諡言皆指君身不應忽及股肱漢書

作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是也故此亦從何本改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

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

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此數句文

亦訛不欲盡以漢書之文易之恐失其本真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

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

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

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潭本無臣字成長治之業以

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

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

爲萬世法

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又潭本法下有程字下句首無以字

以後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竝五

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

爲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建本此下有一夫者三字係妄增潭

本無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

此至孰也

建潭本此下又有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十字亦妄增今刪

雖使禹舜

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

潭本生上有復字此句下又有爲之有數必萬全無

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四十三字建本俗閒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韓非子語意竄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藩傷

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罹豈可豫知

建羅

本訛雜別本作離今從潭本

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

者也

建本大臣作其臣案此文後亦作活大臣其字誤今從潭本

甚非所以全愛

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鋸而子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

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潭本乃力作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疑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建本何作潭本無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葆字子孫世世與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厚此

藩疆 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

潭本比作北

長沙乃纔二萬五千

戶耳

潭本作三萬

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  
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

潭本無數字

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

潭本作也

欲諸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菹醢則莫若令如樊



酈絳灌

潭本長沙下有王字  
欲下有臣子二字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

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

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  
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  
理卽以爲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  
其爲妄竄無疑必當刊去

###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潭本無施字然終爲

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葉杜預分東西不羹爲二

以當之此并數葉爲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

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

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

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芋尹建本訛于脫尹字今從舊人校本改正左傳但云王

繼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潭本無可字悲夫本細末大

弛必至心潭本作弛心必至訛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建本此下又複臣聞尾大不掉惡病也平居不可屈

末大必折二句今從潭本去之

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潭本作病

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己建本此下又有悲夫枝拱荷

今從潭本去之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蹊

盪上古蹠字下古戾字顏師古曰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脫案惠王齊悼惠王也乃文帝親

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補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踐盪

建潭本下有也字衍

可痛哭

者此病是也

等齋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

在所潭本訛所  
在今從建本

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子之

受謁本作受  
騰訛今改正

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

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

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  
別本誰作推潭本無又無

之

埒並訛作將  
今從舊校本改正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

潭本下有王字臣之

與下

潭本無此四字

宜撰然齋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

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

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等二字建潭本竝脫今從別

本補

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

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

登當如左傳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登

今臣既

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

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

潭本無具字

天子親號云

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

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

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

弃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

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儀亦言也見周書寶典解孔晁註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

稱陛下次皆字各本皆脫案當有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

乘輿等也下舊有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二十三字潭本

空死字餘同文不可曉亦是竄入今刪去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

形容也非下建本有人字又一本重人字今從潭本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潭本持作恃亂且不息滑曼

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

潭本曼作漫理作性

然則所謂臣主

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

習乎形貌然後能識

異建本訛膚又形貌訛書近貌今從潭本改正

則疏遠

無所放眾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建潭本竝行異服二字

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潭本

作民德則一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

類別本作述或校者以緇衣之文易之今

一依本書引詩亦然

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爲長大息者此

也潭本第一卷止此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

建本作已往則爲臣例訛今從潭本改正

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

爲僕僕亦臣禮也

亦上諸本皆有則字今從黃氏日抄去之

然稱僕不敢

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子民

至適至和潭本作至粗二字

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



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

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

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

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

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

當於異字爲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以下諸異皆

由乎此普當以異字爲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

從潭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

本本訛用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埤與卑

下竝同卑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

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

潭本

各處其檢人循其

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

讓責讓也

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

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李

人定其心各著其目

李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是行使案舊文使字作李山下

人人下子云云建本訛作季潭本作使今据李說定

作岑又一本作位合上勢字爲句是後人以意改之

不可從故眾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

建本脫是字潭本有

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

建本有以字衍

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

若日之與星

幾讀與冀同潭本脫

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

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事勢

陛下卽不爲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漢書作陸下卽不定

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傷漢書增竄字

句顛倒前後以亂本書卽此起數語已大失誼之本意蓋誼以爲卽不定制不必久遠也而弊且立見今

此書似謂不爲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下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謬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

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之自爲別白可耳建潭本竝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

而大強五字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別本皆有之

訛作持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竝有猶且豪立而

之以大疆語爲之使不可今淮陽之比大諸侯憊過黑

子之比於面耳勸與僅同建潭本竝作勸字書無勸字漢書作厯如黑子之著面潭本作

勸比黑子之於面耳

豈足以爲楚御哉

別本作禁御與漢書同

而陛下所

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爲鄰

慟自完足矣

建潭本作慟自見矣訛今從別本

唯皇太子之所恃者

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

潭本適足句脫又工訛作舛漢書作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

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

潭本者字在上句下

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

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

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剽去不義諸

侯空其國

建本作剽太義訛今從譚本漢書剽作薪

擇良日立諸子洛陽

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

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

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

建譚本無兩字別本有與漢書同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

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

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

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其舊以俟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譚本作秦地訛今從別本改正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

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句梁

卽有後

漢書作而爲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尙近之潭本脫梁字作卽有後患謬矣

割淮陽

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卽無後患

漢書作不可者代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

新鄭別本從漢書作新鄭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捷鉅偃反關捷也潭本作截訛

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

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

此二世之利也

二世潭本訛作萬世

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

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畱意

此下建本有省臣昧死以聞臣諛竊昧死願得

伏前陳施下臣諛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言問其臣

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七十三字全係妄竄卽臣聞聖主以下亦是錄漢書  
之文惟陛下財幸與惟陛下幸少畱意句相重複若  
欲畱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畱意句始得潭本於  
臣諛竊昧死提行餘一二字異同係錯誤兩本竝脫  
聖字漢書有又未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人  
以下一段乃淮難篇之  
尾綴衍於此今削去之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卷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

譚本作皆冠

陛下且見之矣

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  
高拱而不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三十  
三字譚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無且  
也二字略可通然皆係雜湊當刊去夫秦日夜深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

建譚本夫秦下有自逆  
二字以除上有危在存

亡四字皆隨意雜湊今刪去  
漢書憂作禍此作憂亦非也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

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

潭本作內制天下顛措而如意

無下故字建本脫制字又如意上亦有而字又成作稱今皆從別本改正苟身常無意但

爲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甯制可謂仁乎

潭本作使曹勃不甯

制別本不甯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甯案此篇與益壤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

耳

###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菹醢耳

建本作志知

不敢有異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無

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

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脫子孫王之四字又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

止字訛作正今皆從潭本

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

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

眾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潭本定治作定地

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

漢書作莫

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  
別本同

下權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

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啟章之計不萌機當作棧漢書機奇

作柴奇棘蒲侯柴武子後淮難篇建潭本皆作棧奇案柴之與棧音義得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

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別本此處從漢書作柴奇而淮難篇卻作機奇疑皆因形近而

訛又漢書啟作開避景帝諱 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潭本作臥赤子衽 待遺腹潭本待作植同漢書 朝委裘而天下

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  
不爲此五美

末二字當目上文如文  
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

###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

潭本作  
已困

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

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  
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

豈有此變陛下卽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

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

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尙幼偷猥之數也偷猥猶言

偷安苟且建本訛作倫煖譚本作倫煖字書無煖字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

幸而勝之矣文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建譚

本是迹下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

衍者字禍之變譚本作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尙不能以安

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仿像其支節也漢書作皆眾理解也譚本無解字

然至醜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

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譚本兩此字皆作者字

勢已

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眾體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

北勢不可也

譚本胡訛作故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

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

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

譚本無也字

是故

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

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

語曰焰焰弗滅炎炎柰何焰焰舊本皆訛作爇爇字書未有所考今從金人銘

作焰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案備患於未形上也

智禁於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開忽橫互十八字是事後人以習聞之語妄增入之潭本改次爲故亦非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

韓非子作周行人下同辟疆音闢疆潭本卽作疆字周行還之曰啟疆辟疆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燭字書不載燭字案韓



非子作燬衛衛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譚本分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

周襄王出逃伯鬪二字不可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

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譚本未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

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

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直當作特或士有琴瑟叔孫于

奚者衛之大夫也左傳作仲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

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濫叔孫于奚辭濫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  
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  
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卽單父音善甫於是齊人攻  
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  
自艾傅郭者歸艾刈同傅音附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  
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資建潭本作還季孫聞之怒使  
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  
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

建潭本脫令字今從別本增

是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茲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

陛眾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

潭本故堂九級上別本堂作陛廉

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

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

譚本從漢書作等列

內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而弗投恐傷

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

建譚本上訛作廉帝今据下文改

醜禮節以治君子

建本醜譚本仍作恥

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係縛榜笞髡刑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蹠其芻者有罪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

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潭本無則字

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

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眾庶徒隸同黥劓髡

別笞馮奔市之法

建潭本脫伯父二字建本又脫眾字馮與罵音義同建本作僂潭本

訛作笞係今皆從別本

然則堂下不亡陞乎

潭本無下字

被戮辱者

不太迫乎

建本無辱字

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

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

以加枕冠雖弃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

潭本無若此五字

夫束縛之係繼之輸之司空

司空掌城旦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爲之漢書百

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卽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寇非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

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

建本有事字無一字今案一字亦當有

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

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潭本此上有如字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容吸炭變聲必

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

讓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

建本脫眾人畜我我故六字今

從潭本增別本我字不重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

潭本作故國士

報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建本脫彼將犬馬以下十一字潭本有

頑頓無恥夷苟無節

漢書作夷誦師古曰

謂無志分也夷音胡結反誦音后建本夷作斷訛

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

苟若而可

兩則字潭本無同漢書

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困而擊之矣

漢書作則因而挺之矣潭本有則字困作因

主上有患則

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

建本最訛罷潭本依漢書但皆作俱又作則主上最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

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筐簋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

者

建潭本污穢倒又男女上有姑婦姊姨母五字係妄竄令刪

不謂污穢曰帷簿

不脩坐罷輓不勝任者不謂罷輓曰下官不職

建本脫者

不謂罷輓五字潭本有

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

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



者潭本訶從漢書作何下同聞譴訶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清

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清音才性反蘇林曰

音絮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驅此宮有別獄也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

書正作清室潭本作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潭本作造請其罪耳非其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盪而加也頸盪建本訛作頭矯其有大罪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諸舊本皆作聞令訛跪而自裁上不使人

摔抑而刑也日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建本

脫日字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喜讀爲熹漢書作熹宋祁引王仲弓說亦

謂當作喜潭本作熹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

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

潭本報上無而字

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醜忘身國醜

忘家公醜忘私

建本作醜諸本皆作爾漢書作耳

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

建本脫誠死宗廟以下十

六字潭本有

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建潭本作此物比志也別本作此物此志也今從漢書彼

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

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

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

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

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也

建本爲作謂  
今從潭本

一

二

卷三

俗激

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荅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

建本作大禮

譚本相作怡

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

譚本作故何哉

夫邪俗

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

譚本相作怡醜作恥下同

行義非循也

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

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

兩因字建本作困別本作固皆訛此書多用因字今

從譚

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

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

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

不可爲寒心

譚本有  
哉字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

否耳

譚本作逐利不耳  
凡此皆從漢書

慮非願行也

建本慮下  
衍念字

今其

甚者剽大父矣賊大母矣蹀嫗矣刺兄矣

建本剽作  
別譚本作

剽父矣空賊字今皆從別  
本補蹀當與剽同割也

盜者慮探柱下之金

譚本  
慮作

利無掇寢戶之簾撻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

建本作拾與十賦  
通譚本作十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

建譚本行  
下衍郡字

此其無行義

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

潭本作猖獗

乃豕羊驅

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

潭本作者也

竊爲陛下

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時適然耳

潭本時作特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

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

壞

建本脫爲人之所四字又弗爲二句作弗爲持此則僵今皆從別本改正潭本此非天所爲無之字

不循作

秦滅四維不張

潭本不張上有而字

故君臣乖而相攘

上下亂僭而無差

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作亂賊今皆從別本改

父子六親

殃僂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眾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建本脫定字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眾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潭本覆下有敗字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眾揜寡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潭本作懼

別本作懦壯凌衰攻擊奪者爲賢句○攻潭本作功皆與工同貴人善



突盜者爲忻

句○潭本忻作圻則又當以賢貴人句圻諸侯句

諸侯設詔而

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爲知

譚本作諸侯設詔而相輶飾詐而相紹紹一作詔皆

未詳或疑詔當爲諂輶當爲復

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

此下與上文不相承接皆妄竄之所致建本今者作令有潭本作今有更訛

進取之時去

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

句善書而爲吏

耳胡以行義禮節爲

句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爲

祭尊

猶祭酒也

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

財足隱机盱視而爲天子耳

惟當作雖譚本作爲亦訛又天子二字訛或下

有脫

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

也衣服循也

此下有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十八字係妄人竄入去

之則文氣一片

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

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

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

與兄弟

潭本作非有貴戚不與弟兄

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

出字疑衍

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

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

貧爲里罵

建本罵作母也訛今從潭本

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

官敢行姦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

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

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

彗耳慮有德色矣彗亦簞也潭本作篲又耳作而無矣字母取瓢椀箕

箒慮立諄語潭本作立而訊語訊諄同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

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

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建本其然猶并

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者曰以下八字潭本無有猶日二字連下

文皆同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潭本作功成求得矣然不知反

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

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潭本作十二歲非又不知上有爲字得之作得失又  
末有帝者養士進取遺禮八字建本亦有係衍文今  
從別本  
去之

瑰瑋 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  
也

建潭本複不知二字係衍文去之又  
網字建本訛作綱今從潭本下同

今有瑋術於

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  
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  
乎

別本而民愈下有知  
字下同又乎作與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

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

以相競高

句○而務潭本作之物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

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  
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  
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  
輕能具萬里字說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  
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  
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  
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  
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

寒以褌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

別本作以衣帛褌民衍衣

帛二字潭本無餘字

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

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卽遇

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歐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

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

則民潭本作朴一又性賈子本

作生別本作心

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

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

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

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眾多而無時已君臣

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

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

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

建本退作過訛又上僭作上位僭衍位字今皆從潭本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

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

謀不起建本脫詐字潭本有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

網此下有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

姦詐盜賊竝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

速救也三十八字建潭本別本皆有之案文

義不甚相聯屬舊有校者刪去此段今從之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

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眾

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紉之裏縋以偏諸美者

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

縋建本作厥

今富人大賈召客

者得以被牆

建潭本上句作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訛今從漢書改正

古

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建本作適節

今富人大賈

屋壁得爲帝服

富人建潭本作貴人訛

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

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

建潭本且

下衍

主字 白衣阜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

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躋也

躋與舛同

且試觀事理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



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

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之欲天下以下十七字建本誤脫去潭本有唯無中間一

字之欲其無爲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

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

不爲不成也見春秋繁露

又續漢律歷志注引易緯有雜稻不爲麥不爲之語

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

撫也

若夫十二字難曉必是妄竄入

夫諄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

諄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驪山是諄于西海敦題之山是諄于北海諄章間反郭注猶堤埒也是則今人之

所云邊際耳

今也平居則無苾施

苾與柴同苾施猶藩籬也

不敬而素

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

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

此下建本有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

豈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  
潭本同但無夫字今並刪去  
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  
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  
此也

###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

漢書石  
作呂

黥罪日繁此一禍也

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

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

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

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蓄

疑別本  
作罪

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  
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  
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  
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  
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  
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  
平四字舊校  
者依漢書增  
入今從之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  
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

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

倍潭本作則畸一作奇

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奔財以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

壞潭本作懷漢書同宋祁云當作壞今從建本此下

潭本有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句相比近則七字可省建本無

此謂之七福

謂之七福誤倒

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

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詐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開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

字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

關中者所爲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

所爲本  
作所謂

誤今  
改正豈不曰諸侯得眾則權益重其國眾車騎則力

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

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

潭本精  
作積

豈若一定地

制令諸侯之民

句

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

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

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

輕致輸致輸誤倒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

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闊大國

而爲都

闊當作廓

小大駮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

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

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自天子都長安以下與首卷益壤篇意義相同

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接舊本皆連前非也今改提行分作二段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

不在五百里而至

不在當作不出下同建本脫至字今補

公侯地百里

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

者不苦其勞潭本作力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

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有字衍文潭本上作土此天下之所以

長久也潭本以上有能字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寸

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

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

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

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爲奉地之字衍別本作爲之奉地亦訛雖秦之

遠邊過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

尙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

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

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  
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  
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重沓  
案漢書云淮南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  
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語簡而明此但依  
傍漢書而增演之耳行勝似當作行滕潭本作不勝  
又自詣作自儲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  
中間又隔以履躋不數易數語參錯無緒下似謂乘  
丞相歸休之日告之欲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其  
縣令等字又是衍文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  
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  
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



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母以資  
姦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  
如曩也 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 淮陰侯尙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  
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 建本訛作豪亂潭  
本作淆亂別本作

殺亂與漢書 同今從之 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 諸侯潭本作  
諸公又併作

并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爲

中涓

建潭本乃作仍今從別本

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

帝諸公皆爲臣

潭本無皆字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

年卽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潭本身下有親字

自高皇

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

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

漢書作中子王趙此誤

幽王王淮陽

其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

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能爲治乎

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建本布衣

上無有字潭本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

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

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尙動一親戚天下環

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

者乃啟其口以首已陷於胸矣

乃潭本從漢書作適

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

建本作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多故七字潭本無者字餘同今依漢書去之

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  
且危亂也然且吟齟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纒相  
懸吟齟疑當作噤齟方言作馮齟音皆相同怒也纒字書無考其義未詳此下舊有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十字此等皆傭書無知小人所爲不顧文理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耳亟當刊去毋令滓穢本也書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  
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建本作八年案

無蓄篇作九年是也今從潭本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

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

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

年矣

三十漢書作四十

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躬

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潭本穫年作獲耳富人作當今

天時不

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

曩頃二字不成語此篇妄竄者

甚多難以盡正

令人寒心壹兩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

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

不亦晚乎

此下有竊伏念之愈使人悲八字係後人妄竄今刪去

然則所謂國

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

者哉

本俱脫不在二字舊校本增今從之

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

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

此下舊有自人

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十二字似此豈復成世界作此胡說可謂全無人氣矣

卽不幸有

方二三千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

萬之眾聚

潭本無之字

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

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

一日而及此之必然

積貯一疏此割裂爲二其一篇名無蓄在第四卷中皆改頭換

面無完善者此處漢書但云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改云云建本潭本皆作一日而乃此之以然此正妄竄者故爲脫爛使不可讀以見其古耳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

上弗自憂

潭本作爲人上省弗自憂別本作弗自省憂

魄然事困乃驚而

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旣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

時可善爲

無如下建本有憂字潭本無此云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鑄錢篇云方今始伏望可善

圖隨手鈔襲皆是一手僞撰

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

可使臣下建潭本有議字又此下有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二十六字亂湊不成語今刪去

解縣

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

潭本

有今匈奴嫚侮侵掠五句係依漢書但此處自在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蠻夷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痺夫躄者一面

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

今字下建潭本有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

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

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

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

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

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

潭本下有已字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

能治之而上弗冑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

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

困漢書作

固陛下冑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



匈奴

從字疑徙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眾唯上之令

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次也八字亦係妄竄今刪去

陛下威

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

譚本

作所誠宜

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

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甯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  
逆者焉

下有其義尤要四字  
不成文理今刪去

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

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  
前篇潭本此處不載

天下

之勢倒植矣

建潭本  
作天子

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  
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捫然疑捫然左傳  
捫然受兵登陴

卷之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卷四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

建潭本控弦作扞疆大率作大在皆訛今從別

本五口而出介率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

耳

潭本無此字

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

建潭本脫

漢字而下衍欲字今俱從別本增刪

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

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

之

潭本無將字荀子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木而已此即三表五餌之喻

為此立一官

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

潭本作苟誠能者

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有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

國大富匈奴適亡

數語亦多增竄建本潭本令上  
有彼字別本被作設亦訛今刪 吒

犬馬行理勢然也

吒當作叱

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

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

東

別本延下有安字衍

各有分地以衛邊使月月氏灌麻之變

灌麻疑當作麻渾縣名在朔方郡一說麻  
乃瓜字之訛灌瓜即退讓篇所云者也

皆屬之直

郡

然後罷戎休邊

句○戎疑當作戍

民天下之兵帝之威

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

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

潭本有北字

此其示

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

別本隆上

有建字

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

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眾積於北方

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

潭本工作

功 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

其眾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

猾爲此柰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

潭本疆作伯

王者戰義

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

別本作三苗服

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

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爲畜

潭本

作蓄又孰敢怵然不承帝意

建本作又且孰敢潭本作又孰敢且案且字衍怵與

紛音義同見列子黃帝篇建本訛作盼

臣爲陛下建三表設五餌

臣爲陛下

舊皆作陛下今從舊人校本改爲臣臣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

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冑幸用

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眾之信

陛下也譚本使作令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

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建譚本若下有信字衍

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

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圖建本作孤今依譚本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

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備

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戎狀譚本作我狀又弱子作若子臣又



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窳空也而賞薄不足以動

人

舊本皆作尚薄訛

故善賞者踔之

說文踔踔也猶言踐踏也先使之失所望而後

以恩加之彼必大喜過望矣此卽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駿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

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

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末段始見或改此作則國有餘

財亦非

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

文錦

潭本少者上無家字

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

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馘臠炙肉

臠字書無之一本作臠卽豬字亦非辭疑臠肉二字爲衍文

具醢醢方數

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

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

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

潭本無耳字

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垂羨而相告人怵憚其所自

羨與涎同建潭本作洩別本作涕皆訛怵憚淮

南子作憚怵高誘注云貪欲也音探豫文昭案當讀爲貪圖今人猶有此語

以吾至亦將

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

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

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

猶言粉白黛黑也

繡衣而侍其堂

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

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鞞倒挈面者更進

別本但作俾倒挈卽今所

謂筋斗也

舞者蹈者

潭本蹈作踰

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

面假面也

昔時乃爲戎樂

昔夜也潭本作莫音暮

攜手胥疆上

客之後

潭本作待

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

潭本作侍

持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使降者潭本作一國

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希盱喜悅貌人人汲汲唯恐其

後來至也汲汲與急急同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

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

有高堂邃宇建潭本必下行一有字又善廚處句大

困京句廩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

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

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困京建本作

困倉今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王慮

從潭本字訛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唯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

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

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

胡潭本訛故今從建本及上兩本皆訛召今從別校本

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閑

舊本皆作闕案下文有衣閑別校本

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

且出則從居則更侍

建本脫居字別本有之潭本作入

上卽饗胡人也大穀抵也

穀抵卽角抵也建本作穀抵訛

客胡使也

力士武士固近侍傍

潭本力士作功士

胡嬰兒得近侍側胡

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

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慰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建

本之亦作人今從潭本

爲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卽幸拊胡嬰兒擣適之

擣適猶騰倒也

戲弄之乃授炙幸

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

舊校者改贛爲賜

上起胡嬰

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旣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

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

而欲人人極極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

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

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抔也

抔隕也言降下胡人如隕墜之易前云下匈奴

猶振槁也

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

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眾門大夫

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

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

字書不載繡字案白樂天詩鳥以能言繡龜緣入夢

烹繡爲羈縲之義則此當謂繫屬而固結之也

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

潭本

悍作

故三表已諭五餌旣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

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

潭本作飯失其口

揮劔挾弓

而蹲穹廬之隅

揮劔潭本作禱劔別本作彈劔

左視右視以爲盡仇

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眾欲無來恐或軒

之

猶言先之在其前也

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眾之見

將吏猶噩迕仇讐也

眾下潭本有人字

南鄉而欲走漢猶水

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

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

譚本作稽顙

此謂戰德彼匈奴

見略且引眾而遠去連此有數

此譚本作比

夫關市者固

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

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眾而

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

者美臠炙臠者

譚本吏卒作卒吏或卒史之訛又大作夫又炙臠倒臠房粉切亦臠也

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

著章略切

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陷臠鬲暉

瀝多飲酒

鬲俗炙字暉羽敏切大口也瀝字書無考

此則亡竭可立待也

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

建譚本作財盡而愈困訛今從別本

漢者所



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

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

曰建潭本皆無或字別本有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

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

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

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躋逆天

下窳貧建本窳作窳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崇也

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治當作殆臣賜二族使

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建本作天子不

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怵患作憲今案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訛耳下同憲與患同曰苟或

非天子民尙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潭本

無此二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別本作王者於天下苟

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

所哉潭本夷作貊又之所哉訛作之所作也建本此

而愔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愔渠大罪也

毛詩鄭箋云愔驕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

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無天子二字末句作豈有怵人之民哉訛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

戎人諸侯也

建本作顧爲戎人爲諸侯也潭本亦有下爲字訛今依漢書改

勢旣卑

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

居此

建潭本特作持

臣竊料匈奴之眾

臣建本作賓別本作實皆訛今從潭本

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

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

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

銓權未詳

奚宜敢悍

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

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

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

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獠猛獸而獠田彘

獠後人用以代獵字顏師古曰獵化爲獠過成鄙俗今諸

書多通用故不改猛獸以喻匈奴潭本作猛敵訛今從建本

不搏反寇而搏蓄菟

菟與兔同此從建本

所獠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

諸本竝脫不字舊人

校增今從之

玩細虞

建本玩作繁別本作繁細是虞今從潭本

不圖大患非所

以爲安

淮難

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

句首舊有一字衍王子別本作諸子與漢書同建本

無諸字今從潭本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

亡道

舊本竝作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不成語今依漢書改正

陛下爲頓顙謝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諂讓

別本作譙讓

譚本訛醮讓

之罪無加身者

敷畱未詳

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

吏曾不得捕

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階級篇之清室也得捕別本作省捕潭本作吏

會不捕

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

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

徙舊本皆訛從

案薄昭子厲王書云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肖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則

此當作

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尺促而弗用也

此篇多以咫尺代則字蹂促猶蹂蹴潭本作蹂促而下

有使

皇帝之令咫尺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

功臣有職者以爲之相吏王勸不踏蹴而逐耳

潭本脫傾

而不行以下十八字建本有勸當作無不稱病而走

勸建本作董亦僅字也

今從譚本

者天下孰弗知

建譚本脫孰字今從別本增下孰弗知句同

日接待怨言

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

建本逆拒

訛逆聊譚本作逆

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

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

啟章之等

建譚本竝作棧奇卽柴奇說見五美篇

而謀爲東帝天下孰

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

之神

金道當作嚴道以爲之神不可曉當屬衍文

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

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

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

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六字贅可

刪潭本又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衍一也字

之心可知也潭本無世字若字下無以字又舊本今

淮南子潭本子上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泣洽矜是

咫下舊有焉字衍矜建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潭本皆訛矜今從別本

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句○別本如作知

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

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含

亂而不敢言舍舊本皆訛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舍今從別本

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叔

父字舊本竝脫今依漢書增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

不盡傷

子綦左傳作子期此與說苑同潭本訛子綦

昔者白公之爲亂也

非欲取國代王也

建潭本作伐主別本作代主今案當作代王

爲發憤悻

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

漢書作固爲俱靡而已此處當作要與俱靡而已耳上固爲二字可省以下句有固字不當複也建潭本

靡竝皆

作靡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

土舊作王矣舊作耳潭本又無嘗字今竝從舊人校本改

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

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

也上舊本皆有未異二字贅甚今刪去

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

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眾也



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眾也闔閭富故句然使專諸

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句然使荆軻殺秦王政是然

承上語辭譚本然俱作能則當以故能二字連讀專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譚本作鱒諸左傳作鱒設諸

漢書作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眾積之財億安

億猶不靖也此段前益壞篇末舊本亦載之作不意譚本作不義此非有白公子胥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

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願陛下少畱

意計之舊本脫少字益壞篇末有之今補入

無蓄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建潭本無

此句別本從漢書有

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

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

潭本作無度

則物力必

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

漢書作至熾至悉也熾與纖同

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

今背

本而以末食者甚眾十字爲句漢書以作趨顏師古以趨末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潭本無

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

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

文多出後人所增竄漢書云淫侈之

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無所謂大崇故下云殘賊公行正承上二者而言無意敷衍何所取哉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

泛敗漢書作將泛泛

方勇反覆也建潭本俱訛作貶敗此下又有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九字係妄竄今刪去

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

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

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旣或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

常也

漢書作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

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

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眾國何以餽之矣眾上建本有聚字潭本聚字在眾字下皆衍文今刪兵旱相

乘潭本作承與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建潭本者

聚二字倒罷夫羸老罷下建潭本衍一矣字作易子今從別本

孫而齧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

起矣畢建潭本竝作必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此下漢書云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隴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一段方見措置之實今缺之則下文所謂富安者語亦無根此皆妄人故爲異同以欺不學者耳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

惜之漢書諛疏止此今此本下又有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

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五十九字亦

係妄人偽造竄入書中屢見之漢文帝使博士等作  
王制諡未必遽引之或謂禮記中之王制非卽漢博  
士所作亦無左證上云爲陛下惜之下又云流  
涕鄙陋複沓乃小兒學語而未能者今皆刪去

### 鑄錢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此句之上舊本有迺者竊

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  
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形必  
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  
不便願陛下幸無忽八十一字甚不成文理此何等  
事而曰竊聞曰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皆似夢中噬  
語且自稱曰僕以對陛下苟少知屬文者亦決不爲  
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  
僞竄入者不可以誣古人今刪去之知言者當不以  
余爲妄但猶恨中間廁雜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  
者不能盡薙之使無餘耳

罪黥此句舊本無之若無此句則下文突云實皆黥  
罪爲無根矣今故從漢書補之并補下句首然

字然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本

無然鑄錢之四字情上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甚微

有人字又也字作少下云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

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姦偽也云云沓拖無意今從漢

正書刪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建潭本作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親字訛

其家字公字皆行文而公因欲禁其厚利微姦建潭本厚

字尤為矛盾故但刪此字利作大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舊本此下有民理然也夫白著法以請之

利訛則吏隨而揜之十七字悠繆不可為民設阱孰積於

曉潭本無法字餘亦同今刪去

是舊本此下有上弗蚤圖之民勢且曩禁鑄錢列罪

盡矣十字危言不切事實今刪去

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末具也民方陷

溺上且弗救乎

漢書於黥罪積下云爲法若此上何賴焉今此移掇於上而別換此十六

字末具也別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

漢書但云又民用錢

郡縣不同何其簡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也若縣屬于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

縣異而郡不同乎甚矣作僞者之謬也或用輕錢百加若干

舊本又有輕小異行

四字漢書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

舊本又有將使天下

操權族而八字不可曉亦漢書所無今刪

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

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

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

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

而之刑僂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舊本又有少益於今四字不知

所謂今刪去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圉之令禁鑄錢錢

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

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

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之漢書此下接云銅使之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則又妄

撰一段云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

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五十三字不言所以救弊之實而但云不可以怠又云望可

善圖也澶漫何指大抵作僞者之伎倆或一篇析之爲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添數字



一句而敷演數句以變亂古人之成文讀者多草草不與理會耳今略審之謬妄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